

百宋樓藏書志

爾宋樓藏書志卷五十三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一

古今刀劔錄一卷

宋刊本

梁華陽道士陶弘景撰

夫刀劔之由出已久矣前王後帝莫不鑄之但以小事記注者不甚詳錄遂使精奇挺異空成湮沒慨然有想遂爲記云

鼎錄一卷

明刊本

梁中書侍郎虞荔纂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下于昆吾氏之墟白若甘攬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而爲之備使人知神竅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九鼎旣成定之國都桀有亂德鼎遷于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於郊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大衰問淪入泗水秦始皇之初見於彭城大發徒出之不能得焉

考古圖十卷 元刊本

宋圖本 點齋羅更翁考訂

無名序曰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人制器尚象蓋有深意存焉而道未嘗不托乎其間也宋儒正字呂與叔先生圖古器物并錄其銘篆彙爲十卷將使好古之士考古人制器之義因祖以求精下學而上達也其嘉惠後學之心不亦深且厚哉

考古圖玩物也六一翁劉逸父窮年摛摭至趙明誠金石集錄浩如烟海虞夔商蓋紀甌秦區

鑄物肖形殫今人智巧營之未必不更精愈奇
倖倚以典刑峻嚴辭語覲深相去不知迥隔幾
塵凡物興替各有時鼎淪而泗水波劍藏而牛
斗射其間人力不容稔雖然其器亡其書存可
也器之寶傳或契書之流傳匪窮汲郡呂公彙
諸大家所藏尊自敦孟之屬繪爲巨編兵後多
磨滅吾弟翼備又廣呂公好古素志屬羅兄更
翁臨本耳更翁刻以傳世并採諸老辨證附左
方用心良苦世俗爭嗜畫至狀蟲魚花草童稚
知愛誰肯挂眼是器凡格把翫眞若是身周旋

揖讓三代問奇哉維先秦器物標經典尙多安
得模取出阜之履岐陽之鼓兌戈和弓封父繁
弱鞞爲全誓時時觀覽并擢胸次俗氣大德已
亥冬至古迂陳才子謹題

予嗜古凡花卉泉石遊心經目間冥搜歷覽未
盡留意及得先秦器洗錚鈇奇物多珍穢不釋
手偶閱汲郡呂先生舊鞞考古圖十卷慨慕古
先聖賢制作大意眞若隔世胸次芥蒂不能屢
棄命友臨本刊訛刻傳且採諸君子辨証附其
下或嗤予矧精芻狗之器者予曰物生而有象

物成而有器器卽道道卽器本不相離也輪輿軫輻寓天地也權衡斗量寓律呂也深衣十三副寓期而闔也錯然而陳維理之存歟兮而虛維德之居豈徒器乎哉是以觀湯盤者知日新之義觀周杖者知嗜慾之失觀叔向說鼎者知味爽丕顯之勤聖賢君子或因是洗心若鄙爲器則世方熙熙壤壤輿接爲構古道且弗貴而奚但器乎寧刻此以淑好古者大德已亥陽復日茶陵陳翼子翼備識

徐氏手跋曰石芝藏書極多又樂假借于人架

每從容詢其善本少存石兄曰予生平所歷艱
難不死于道路不死于旅店者幾希矣以是爲
人術取竊去散佚久矣何勝扼惜架慰之雲烟
過眼但當如是觀幔亭記

案此元麻沙刊本每葉十六行每行十七字

嘯堂集古錄二卷

明刊本

宋王傑撰

秦李斯以新意變古科斗書後世相沿益復精
好自漢唐以來能者不可概舉唯鍾鼎文間見
於士大夫家謂如洗玉池銘讀書堂帖字既不

多往往後人依倣爲之殆無古意青社趙公東
平劉公廬陵歐陽公三家收金石遺文最號詳
備獨鼎器款識絕少字畫復多漫滅不可考證
及得呂大臨趙九成二家考古圖雖略有與刑
辨釋不容無舛晚見宣和博古圖然後愛玩不
能釋手蓋其款識雖自鼎器移爲墨本無毫髮
差然流傳人間者纔一二見而已近年好事者
亦刻鼎文于石重而辨釋字旣失真而立說疎
略殊可怪笑予方恨近時字學不修秦漢書法
尤爲壞敝人皆出意增損取美一時略無古人

渾厚之氣一日子故人開國長孺之子王侏子
弁見過出書二巨編皆類鍾鼎字甚富名嘯堂
集古錄且謂子曰侏不揆留意於此久矣自幼
至今每得一器竊識必摸本而投之篋積三十
餘年凡得數篋則又芟夷剪截獨留善者編次
之其志猶以謂未足也他日再獲古文奇字卽
續於卷末將示子孫永爲家寶予與長孺同師
同舍同鄉關又爲同年進士兩家契故甚密子
弁幼警悟不類常見長年好學工文鄉先生皆
稱異之又精於古字四方人士以絹素相求者

門無虛日予既喜故人之有子復熟觀此二編
大慰平昔所願欲而不得者予弁欲予文傳信
將來予欣然爲叙卷首而歸其書云雲龕小隱
李邴漢老序

武王戒書鎡矛等銘凡十有四規警備至成書
具在迺知古人一械一物必有款識非特文字
刻畫之爲諒也呂劉相嬪日超使簡器用淪圯
更百千載如嶧山火泐石鼓泥蟠何可勝紀先
正歐陽文忠先生始集名碑遺篆而錄之蓋精
力斯盡而所著無幾逮元祐以後地不愛寶頽

堤廢墓堙開藏故所觸呈露由是考古博古之
書生焉蓋盈編鱗次而包羅莫究王君子弁嘯
堂集古最爲後出然而奇文名蹟自商及秦纍
纍凡數百章尤爲精夥初不曉其前晦而今見
意者天地之氣運必有與立於此否則中原故
物將有不得指讓其間之歎者此尤君子所深
感也余因得其鏡板試摘所藏邵康節秦權篆
銘較之毫髮不外益信子弁哀類之不妄意書
于後且掇古人所爲觸物存戒之意以 之
幾不徒字畫之泥而古意之未忘也清熙丙申

六月既望廬陵曾機伯虞謹識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閑且嘗同游可
邨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
錄見示嘗試觀之由秦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
尊彝鼎錡皆權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模
其款識而以楷書辨之刻畫甚精殆不類刊本
讀之者文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
謂奇矣坐客皆喑喑稱歎余謂景春平生寡嗜
慾惟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閩門西去城僅數里
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至必勞來之飲

食之酌之善買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錄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子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見載酒殺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索寔矣客曰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干

文傳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二十卷

元刊本

馬玉堂舊藏

宋大觀中王黼等奉勅撰

案此宋刊而元人修補者故至大重修每葉十

六行每行十七字每圖皆注明減小樣製照原
樣製明寶古堂泊如齋兩刊刪去又將各圖一
律改小失其舊矣惟嘉靖蔣賜刊與元本同

至大重修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明覆元本

宋 大觀 等奉勅撰

蔣賜序 嘉靖七年

文房四譜五卷 抄本

宋 武功 蘇易簡 太簡輯

徐鉉序

白序 雍熙三年

硯史一卷 宋刊本

夫襄陽米芾撰

人好萬殊而以甚同爲公甚不同爲惑喻之而
移非真得之更而得之則必信其守夫博奕由
賢乎已則吾是文必不見嗤于賞鑒之士

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李之彥撰

歙州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硯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透瑩澈光可以

鑑粹然紫琳腴也患太滑不肯受墨歛石細者
肌理如絲縠如涵星泓如眉有稜四壁垣垣削
成類文玉蒼壁而短處在不爲毛錐地好事者
病焉邁智不足鑒物頗幸蓄二硯其一正方爲
斗形徑可五寸許腹有東坡先生爲仲豫銘二
十四言常篋積藏弄其一脩爲風字鏗然而輕
提携周旋且二十年久稱意快足曩寓五嶺無
所買幕府于歛嘗出損三千錢售眉子石一隨
輒與人莫惜始之以識察之不精中之以二者
之先入他無在顧眄者故差若省事景伯兄洽

歛期年納其民於不忍欺之鄉斷斷廷下至無
一迹獨念翰墨衆君子乘集吾土而主人莫之
省旣揭蘇氏文房譜于四寶堂又別刻硯說三
種以書來令綴語其下顧前云云不能巧自飾
也客或謂兄曰使君雅無長物諸郎按頭硯不
百錢直今使家挾是書人具是眼則芙蓉龍尾
之珍不幾於盡公亦能忘惹艾嫌乎兄以手推
客曰去紹興三十年十月二日弟左承議郎尙
書禮部員外郎兼國史院編修官邁跋

歛硯說一卷辨歛石說一卷

宋刊本

宋洪适撰

端溪硯譜一卷 宋刊本

宋葉樾撰

右縉雲葉樾交叔傳此譜稍異衆人之說不知何人所撰稱徽祖爲太上皇必紹興初人云清熙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東平榮芑書

硯箋四卷 校宋本

宋高似孫修

黃氏手跋曰甲戌秋九月十九日爲長孫秉剛授室榮陽心力交瘁不獲觀書者幾日矣越一

日適五柳陶君來道喜留之飯座問談及新收
一舊鈔本硯箋上鈐吳岫圖記不問而知爲嘉
靖時抄本矣卽遣力請取晨夕稍暇卽手校一
過內卷一第十三葉脫誤與陳錄吳槎客本同
知此葉之亡來已久矣而其中佳處足證毛本
之誤者亦復不少古書傳抄豈能無誤得此證
彼可定去取所謂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也余
旣得此陸本又得顧本并得陶本是三本也以
三本參之而誤可正書之貴多者以此日來俗
冗敗我清興此硯箋一本又引我觀書之興良

明之貺爲何如耶復翁書於洵二室之北牕半
是書房半卧房晨昏作伴有青箱閒來磨墨親
揮翰一硯隨身友最良日來避囂移榻書齋晨
昏起坐校勘尤便聊筆諸硯箋尾以紀一時樂
事復翁

無名氏跋曰箋四卷南宋高似孫澹廬輯舉凡天下古
今之硯無不備載而以石品辨之極詳書係宋
板近今罕有對本精繕以供博雅之一助云

黃氏手跋曰此硯箋四卷舊抄本西賓陸東蘿得諸臨
頓里冷攤以遺余者插架無此書揚州本以時

刻未之收昨歲于陳仲魚案頭見一鈔本思假錄未暇及此今適有此遂假歸手爲之勘一過而又以陳本之勝此及疑似者疏諸卷首素紙是冊舊有跋云從宋版出未敢以別本擅改故別以校語附于前俾此冊仍存淨本云倘天壤間尙有宋版在或續遇之以折衷其是非豈不更快乎辛未秋七月中元前二日書于學耕堂復翁

又曰繼從坊間取得揚州本勘一過知與陳本無大異所見本此爲最矣復翁又記

又曰凡古書非的見舊本不可擅改此書雖有
陳本未敢定其是非卽如吳淑硯賦成墨海於
一細此及陳本皆作細按文義殊不通因五硯
樓藏影鈔宋本事類賦適在余所取閱之果不
謬蓋紐字也注引文房四譜曰昔黃帝得玉一
紐治爲墨海焉由此推之書之字以形似而誤
者可勝言哉此賦全文具載本書

又曰壬申夏五月從試飲堂顧氏藏舊鈔本校
顧氏本出汲古當是照宋錄本行款與陳錄吳
本同更有勝處者卷一中脫第十三葉唯顧本

有之復翁記

又曰余於古書每見必收故一書竟有重複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謂書足以備觀覽而已何誇多鬪靡若是余曰取其書之盡美又盡善也卽如此硯箋大槩置揚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爲無舊本也見有海寧陳錄吳本矣擬抄之未果也見有陸收抄本矣因借陳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陳善矣又知陸善矣而近本無取焉此陸本卽校陳本者因陸本善未敢汚之僅錄校語于副紙適又遇顧本乃知更善於陳

陸兩家本今後得宋本乃真善耳可見余之重
複收書者無他期于盡美又盡善也旁觀者幸
勿以爲笑復翁

又曰顧氏試飲堂本仍復歸余余謂顧本同陳
傳抄吳本惟卷一多一葉爲勝此陸收舊抄本
亦謂書係宋版對本精繕則未可全非矣前因
無舊本故未敢輕污後因有舊本遂重經校改
今顏本歸余自應各存兩本面目況世無宋本
未容過爲軒輊顧本居甲陸本居乙斯可耳癸
酉元夕重裝記知非子又識

現箋四卷 明抄本

宋高似孫修

方氏墨譜六卷 明刊本

明方于魯撰

汪道坤序 萬曆癸酉

李惟楨序

王穉登序 萬曆乙丑

方字序

墨苑二十卷 明刊本

明程大綱撰

函宋樓藏書志 卷五十三

三

葉向高序

萬曆丙午

自序

萬曆甲辰

柯之未跋

魏允貞跋

錢允治跋

萬曆癸卯

香譜二卷

宋刊本

宋洪芻撰

茶經三卷

宋刊本

唐竟陵陸羽撰

茶經二卷

明刊本

唐竟陵陸羽鴻漸撰

宋陳師道序曰陸羽茶經家傳一卷畢氏王氏書三卷張氏書四卷內外書十有一卷其文繁簡不同王畢氏書繁雜意其舊文張氏書簡明與家書合而多脫誤家書近古可考正曰七之事其下文乃合三書以成之錄爲二篇藏於家夫茶之著書自羽始其用於世亦自羽始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預陳於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於人者也可謂智矣經曰茶之否

藏存之口訣則書之所載猶其祖也夫茶之爲
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
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者先王因
人而教同欲而治凡有益於人者皆不廢也世
人之說曰先王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
之論枯槁自守之行不可羣天下而居也史稱
羽持具飲李季卿季卿不爲賓主又著論以毀
之夫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及所以同於民
也不務本而趨末故業成而下也學者謹之

陳文燭序

萬曆戊子

李維楨序

張睿卿跋

童承叙跋

曾彭序

茶錄一卷

宋刊本

宋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
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
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
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

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
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
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天問
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
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
掌書記竊去藏棗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疇
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
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
以承其傳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

事中臣蔡襄謹記

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朝奉即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臣蔡襄上進

自序

自跋

歐陽修後序

治平

品茶要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安黃儒道父著

徐勣跋

東溪試茶錄一卷

宋刊本

宋 宋子安集

建首七閩山川特異峻極迴環勢絕如甌其陽
多銀劍其陰孕鉛鐵厥土赤墳厥植惟茶會建
而上翠峰益秀迎抱相向草木叢條水多黃金
茶生其間氣味殊美豈非山川重複土地秀粹
之氣鍾於是而物得以宜歟北苑西距建安之
洞溪二十里而近東至東宮百里而遙焙名在
三十六
東東宮過洞溪踰東宮則僅能成餅耳獨北苑
其一也連屬諸山者最勝北苑前枕溪流北涉數里茶
皆氣弁然色濁味尤薄惡况其遠者乎亦猶橘

過淮爲枳也近蔡公作茶錄亦云隔溪諸山雖
及時加意製造色味皆重矣今北苑焙風氣亦
殊先春朝隋常雨霽則霧露昏蒸晝午猶寒故
茶宜之茶宜高山之陰而喜日陽之早自北苑
鳳山南直苦竹園頭東南屬張坑頭背高遠爲
陽處歲發常早芽極肥乳非民間所比次出壑
源嶺高土沃地茶味甲於諸焙丁謂亦云鳳山
高不百丈無危峰絕崦而岡阜環抱氣勢柔秀
宜乎嘉植靈卉之所發也又以建安茶品甲於
天下疑山川至靈之卉天地始和之氣盡此茶

矣又論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之
仙骨丁謂之記錄建溪茶事詳備矣至於品載
止云北苑壑源嶺及總記官私諸焙千三百三
十六耳近蔡公亦云唯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
所產者味佳故四方以建茶爲目皆曰北苑建
人以近山所得故謂之壑源好者亦取壑源口
南諸葉皆云彌珍絕傳致之間識者以色味品
第反以壑源爲疑今書所異者從二公紀土地
勝絕之日具疏園隴百名之異香味精麤之別
庶知茶爲草木爲靈最矣去畝百步之間別移

其性又以佛嶺葉源沙溪附見以質二焙之美
故曰東溪試茶錄自東宮西溪南焙北苑皆不
足品第今畧而不論

東溪試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 宋子安撰

宣和北苑貢茶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蕃叔茂著

先人作茶錄當貢品極盛之時凡有四十餘色
紹興戊寅歲克攝事北苑闕近所貢皆仍舊其
先後之序亦同惟躋龍團勝雪于白茶之上及

無興國若小龍小鳳蓋建炎南渡有旨罷貢三
之一而省去之也先人但著其名號克今更寫
其形製庶覽者無遺恨焉先是任子春濟司再
緝茶政越十三載乃復舊額且用政和故事補
種茶二萬株政和間曾種三萬株次年益虔貢職遂有創
增之者仍改京鋌爲大龍團由是大龍多于大
鳳之數凡此皆近事或者猶未知之也三月初
吉男克北苑寓舍書

北苑貢茶最盛然前輩所錄止於慶歷以上自
元豐之密雲龍紹聖之瑞雲龍相繼挺出製精

于舊而未有好事者記焉但見於詩人句中及
大觀以來增創新鈔亦猶用揀芽蓋水芽至宣
和始有願龍團勝雪與白茶角立歲充首貢復
自御苑玉芽以下厥名實繁先子親見時事悉
能記之成編具存今閩中漕臺所刊茶錄未備
此書庶幾補其闕云淳熙九年冬十二月四日
朝散郎行秘書郎兼國史編修官權直學士院
熊克謹記

徐勳跋

北苑別錄一卷 明刊本

宋建陽熊克于復著

自序曰建安之東三十里有山曰鳳凰其下直
通北苑旁聯諸焙厥土赤壤厥茶惟上上太平
興國中初爲御焙歲模龍鳳以差貢篚益表珍
異應歷中清遠益重其事品目日增制度日精
厥今茶自北苑上者獨冠天下非人間所可得
也方其春蟲震蟄千山雷動一時之盛誠爲陛
觀故建人謂至建安而不謂北苑與不至者同
僕因攝事遂得研究其始末姑據其大槩條爲
十餘類目曰北苑別錄云

徐勣跋

煎茶水記一卷

宋刊本

唐江州刺史張又新撰

酒經三卷

影寫宋刊本

錢謙益舊藏

宋大隱翁**宋**肱撰

錢氏手跋曰酒經一冊乃絳雲未焚之書五車四部盡爲六丁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皇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仙家燭夜酒視此經又如餘杭老媪家油囊俗諺耳辛丑初夏蒙翁

戲書

案此毛氏影寫宋刊本每半葉十行行十八字
字畫工整烏絲欄極精毛氏印纍纍秘本目所
謂每本費銀四兩者此類是也

酒譜一卷 宋刊本

宋 寶子野撰

本心齋蔬食譜一卷 宋刊本

宋 門人清淳友善堂陳達叟編

本心翁齋居宴坐玩先天易對博山爐紙帳梅
花石鼎茶葉自奉泊如也客從方外來竟日清

言各有飢色呼山童供蔬饌客嘗之謂無人間
煙火氣問食譜予口授二十品每品贊十六字
與味道腴者共之

百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四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子部

譜錄類二

飲膳正要三卷

元刊元印本

元忽思慧撰

臣聞古之君子善脩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
飲食衣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
之制禮也天子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
統於冢宰蓋慎之也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

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日暮有恆則尊養德性以
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趙國公臣
常普蘭奚以所領膳醫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飲食必稽於本草
動靜必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
之福焉是書也當時尙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
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致其忠愛者矣是書進
上中宮覽焉念祖宗衛生之戒知臣下陳義之
勤思有以助聖上之誠身而推其仁民之至意
命中政院使臣拜住刻梓而廣傳之茲舉也蓋

欲推一人之安而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人之
壽而使天下之人皆壽恩澤之厚豈有加於此
者哉書之既成大都留守臣金界奴傳勅命臣
集序其端云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易之
傳有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
生天地之大德不過生生而已耳今聖皇正統
於上乾道也聖后順承於中坤道也乾坤道備
於斯爲盛斯民斯物生於斯時也何其幸歟願
颺言之使天下後世有以知夫高明博厚之可
見如此於戲休哉天歷三年五月朔日謹序奎

西苑雜詠卷五十一
二
章閣侍書學士翰林直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

同脩國史 臣 虞集 撰

伏覩國朝奄有四海遐邇罔不賓貢珍味奇品
咸萃內府或風土有所未宜或燥溼不能相濟
儻司庖厨者不能察其性味而槩於進獻則食
之恐不免於致疾欽惟世祖皇帝聖明按周禮
天官有師醫食醫疾醫瘍醫分職而治行
依典故設掌飲膳太醫四人於本草內選無毒
無相反可久食補益藥味與飲食相宜調和五
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須精製所職何人

所用何物進酒之時必用沉香木沙金水晶等
盞斟酌適中執事務合稱職每日所用標注於
厯以驗後效至於湯煎瓊玉黃精天門冬蒼朮
等膏牛髓枸杞等諸珍異饌咸得其宜以此世
祖皇帝聖壽延永無疾恭惟皇帝陛下自登寶
位國事繁重萬機之暇遵依祖宗定制如補養
調護之術飲食百味之宜進加日新則聖躬萬
安矣臣思慧自延祐年間選充飲膳之職于茲
有年久叨天祿退思無以補報敢不竭盡忠誠
以答洪恩之萬一是以日有餘閑與趙國公臣

普蘭奚將累朝親侍進用奇珍異饌湯膏煎造
及諸家本草名醫方術并日所必用穀肉菜菜
取其性味補益者集成一書名曰飲膳正要分
爲三卷本草有未收者今卽採摭附寫伏望陛
下恕其狂妄察其愚忠以燕閒之際鑑先聖之
保攝順當時之氣候棄虛取實期以獲安則聖
壽躋於無疆而四海咸蒙其德澤矣謹獻所述
飲膳正要一集以聞伏乞聖覽下情不勝戰慄
激切屏營之至

天曆三年三月三日飲膳太醫

臣

忽思慧進上

中奉大夫太醫院使

臣

耿允謙奎章閣都主管

工部資政大夫大都留守內宰隆祥總管提調

織染雜造人匠都總管府事

臣

張金界奴資德

大夫中政院使儲政院使

臣

拜住等校正集賢

大學士銀青榮祿大夫趙國公

臣

常普蘭奚編

集

天之所生地之所養天地合氣人以稟天地氣
生並而爲三才三才者天地人人而有生所重
乎者心也心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故身
安則心能應萬變主宰萬事非保養何以能安

其身保養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病調順四時節慎飲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調和五藏五藏和平則血氣資榮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襲人乃怡安夫上古聖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故重食輕貨蓋有所取也故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魚飯肉敗者色惡者臭惡者失飪不時者皆不可食然雖食飲非聖人口腹之欲哉蓋以養氣養體不以有傷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若食味不調則損形形受五味以成體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

性後制藥以防命蓋以藥性有大毒有大毒者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然後穀肉菓菜十養一儘之無使過之以傷其正雖飲食百味要其精粹審其有補益助養之宜新陳之異溫涼寒熱之性五味偏走之病若滋味偏嗜新陳不擇製造失度俱皆致疾可者行之不可者忌之如妊婦不慎行乳母不忌口則子受患若食爽口而忘避忌則疾病潛生而中不悟百年之身而忘於一時之味其可惜哉孫思邈曰謂其

醫者先曉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療不瘥然後
命藥十去其九故善養生者謹先行之攝生之
法豈不爲有裕矣

洛陽牡丹記一卷

宋刊本

宋廬陵歐陽修述

自序曰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
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
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
陽纔得備眾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
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

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
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
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
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
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
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
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攷
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
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
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上四方

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磅礴之
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徧四方上下
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
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
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
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
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
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
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
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

之大不可攷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
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
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
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
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
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
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旣
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
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
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

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
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
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
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
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
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刊本

宋 迂愚叟邱璿道源

撰

白序曰花卉蕃臚於天地間莫踰牡丹其貌正
心在莖節蒂葉聳抑檢曠有剛克柔克態遠而

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儼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
純淑清粹氣何以傑全德於三月內迂愚叟願
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
爲妃无所忝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嬪
九嬪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廣矣必定之以
保傅保傅任矣則彤管位彤管位矣則命婦立
命婦立則嬖倖愿嬖倖愿則近屬睦近屬睦則
疎族親疎族親則外屏嚴外屏嚴則宮闈壯宮
闈壯則叢脞革叢脞革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
子小人之分達則亨泰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

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稟乎中根本茂
矣善歸已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
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
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
以爲天下嗜好之勸也

揚州芍藥譜一卷

宋刊本

撰
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王觀

自序曰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
勝惟聖人爲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

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
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
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
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
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
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
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
成之良可怪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
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
見於今歐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

肥膩於草木爲宜禹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尙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齧以甘泉然後剝削老梗病腐之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火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蕊之繁盛皆出於培擁剝削之力花旣萎落亟翦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脈理不上行而皆歸于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

盡取木土貯以竹廣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擁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卽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創其本擁培治事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圃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意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

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
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日拂
且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
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
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
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
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
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
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
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

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入

後序曰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羣雄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游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祐杜牧盧仝崔涯章

孝標李嶸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
觀于此或游于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
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
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
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僅數千篇而未嘗
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輩詩之不及芍藥不足
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
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
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
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當俟來者以補之

也

梅譜一卷 宋刊本

宋石湖范成大至能

自序曰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
異議學圃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
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
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儼舍七十楹盡折
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
梅特甚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
以遺好事者

後序曰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
枝怪奇者爲貴其新接穉木一歲抽嫩枝直上
或三四尺如酴醾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
直宜取實知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
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
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
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
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以作差
有風致世鮮有詳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采彭城劉蒙撰

自序曰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
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
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
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花蕙蘭芷江蘿同爲
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
乃以松名醜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寔皆
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
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
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

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棧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如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爲江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

洛陽非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爲盛
劉元孫伯昭者隱居伊水之漣萃諸菊而植之
朝夕嘯咏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
甲申九月余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
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
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
之類有名致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
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敘
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石湖范成大撰

自序曰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謂
歲華婉婉草木變衰乃獨煜然秀發傲睨風露
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中味道之腴不
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爲養生上藥能輕身
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
爲於常世醫國惠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
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動植志氣候如桃桐華
直云始華至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
立不伍眾草變調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

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暑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輦致饗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旣多種者日廣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顛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榦所出數千百朵婆娑團植如車蓋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圖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上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

將益訪求他品爲後譜云

菊譜一卷 宋刊本

宋 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自序曰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槩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尙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酃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僊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僊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攷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

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曰矯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簾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裊露撥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僊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

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
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
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
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
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
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
以所見具列于後

後序曰菊之開也旣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
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
淺黃者轉白而白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

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撼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詩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聞之笑曰歐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騷人賦落英與夫卻繞東籬與落英亦用楚詞語云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詞言秋菊落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

佩紉彼此相笑豈非於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
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
而爲之贅疣蓋益遠矣若夫可餐者乃菊之初
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
之味楚詞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落訓
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
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
學爲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
清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敘

百菊集譜六卷補遺一卷

明刊本

宋山陰史鑄著補遺廣信邢良厚撰

萬卉蕃庶於大地惟菊傑立於風霜中敷華吐芬出乎其類所以人皆貴之至於名公佳士作爲譜者凡數家可謂討論多矣錢晚年亦愛此

成癖且欲多識其品目未免周詢博採有如元

豐中鄧江周公

師厚

所記洛陽之菊二十有六

品

卽洛陽花沐記

崇寧中彭城劉公

崇

所譜魏地之菊

三十有五品淳熙乙未省郎史公

正志

所譜吳

門之菊二十有八品淳熙丙午大參范公

成大

所譜石湖之菊三十有六品近而嘉定癸酉吳

中沈公乃摭取諸州之菊及上至于禁苑所

有者總九十餘品以著于篇

菊名篇第四

亦一譜也

凡此一記四譜俱行於世

此外又有文保雍鑄一譜求之未見

自端平至于淳祐凡七年間始得諸本且每得

一求快觀諦玩竊有疑焉如九華一品此正供

淵明所賞者在昔先生所植甚多嘗以是形

於九日詩序今也幾歷千載其名猶聞於杭越

間流芳不絕然愚求於記譜中奈何皆闕之豈

彼四方之廣上此品未嘗有耶豈道里限隔此

名或呼之異邪豈羣賢作譜採訪有所未至邪

胡爲品目之未備吁可怪也於是就吾鄉徧涉
秋園搜拾所有悉市種而植之俟其花盛開乃
備述諸形色而紀之有疑而未辨則問於好事
而質之夫如是則古稱九華者於斯復見矣且
至於四十品若濫號假名者不與其數是爲越譜至此一記
五譜班班品列名曰百菊集譜今去其重複凡有百六十三名
今則特加種藝與夫故事詩賦之類畢萃於此
庶幾可以併廣所聞云時淳祐壬寅夏五旣望

愚齋史續序

前編始成愚乃標之爲百菊集譜因同里判簿

北傳伯見之乃哀以佳名曰菊史續又見古人
江奎詩有他年若脩花史之句高疎寮有
竹史之作但鑄才疎識淺所愧不足聯芳於前
賢乃者叨府察廬舜舉諱選錄示黃華傳近又
蒙同志陸景昭假及鞠先生傳今故併行校正
列於補遺卷端戲表此編濫有稱史之名耳昔
淳祐庚戌歲季春吉日愚齋史鑄顏甫識

海棠譜二卷

宋刊本

宋錢塘陳思復

自序曰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

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也梅花
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
獨海棠一種風姿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
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都官鄭
谷已爲舉似

爲發揮

本朝列聖品題雲章奎畫烜耀千古此

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于世矣今採取諸家雜
錄及彙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爲一編目曰海
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眾譜之列云開慶
改元長至日敘

荔枝譜一卷

宋刊本

宋 莆陽蔡襄述

橘錄三卷

宋刊本

宋 韓彥直撰

橘出溫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爲八種
橘又自別爲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
爲五種合二十有七種而乳柑推第一故溫人
謂乳柑爲眞柑意謂他種皆若假設者而獨眞
柑爲和耳然橘亦出蘇州台州西出荊州而南
出閩廣數十州皆木橘耳已不敢與溫橘齒矧

敢與眞柑爭高下耶且溫四邑俱種柑而出泥
山者又傑然推第一泥山蓋平陽一孤嶼大都
塊土不過覆釜其旁地廣袤只三二里許無連
岡除壑非有佳風氣之所淫漬鬱蒸出三二里
外其香味輒益遠益不逮夫物理何可攷耶或
曰溫並海地斥鹵宜橘與柑而泥山特斥鹵佳
處物生其中故獨與他異予頗不然其說夫姑
蘇丹丘與七閩兩廣之地往往多並海斥鹵何
獨溫而又豈無三二里得斥鹵佳處如泥山者
自屈原司馬遷李衡潘岳王羲之謝惠連韋應

物輩皆嘗言吳楚間出者而未嘗及温温最晚
出晚出而羣橘盡廢物之變化出沒其浩不可
攷如此以予意之温之學者絲晉唐間未間有
傑然出而與天下敵者至國朝始盛至於今日
尤號爲文物極盛處豈亦天地光華秀傑不沒
之氣來鍾此土其餘英遺液猶被草衣而泥泥
山偶獨得其至美者耶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
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
所謂泥山者啗之去年秋把麾來此得一親見
花而再食其實以爲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

從遠游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
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枝
荔枝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
有譜橘者予愛橘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
予因爲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
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
夫橘爾淳熙五年十月延安韓彥直序

竹譜一卷

宋刊本

晉武曰戴凱之度豫撰

筍譜一卷

宋刊本

宋 吳僧贊寧撰

菌譜一卷 宋刊本

宋 陳仁玉撰

芝蘭皆氣苗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
莊生誦之至若儔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
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仙居介台栝叢山入
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
罔黎之見至腴蕁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
玉食自有此山卽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
無預菌事繁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

菌譜 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師曠禽經 一卷 宋刊本

晉太傅張華註

蟹譜 二卷 宋刊本

宋 怪山傅肱子翼撰

自序曰蟹之爲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益以今之所見聞次而譜之自總而列爲上下二篇又敘其後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